



以诗化现实主义揭示深刻人性

——俄罗斯话剧《静静的顿河》观后

◆ 邵宇

不久前沪上戏剧界一件盛事，当属在文化广场演出的俄罗斯圣彼得堡马斯特卡雅剧院的话剧《静静的顿河》。8个小时的演出时长，原以为能够撑下来便是奇迹，事实上首演深夜两点半结束时，许多人依然沉浸在戏剧情境中不能自拔。这种被强大的艺术震撼力而击倒的感觉，一个人一生中能体会到的次数并不多。

《静静的顿河》是一部真正的话剧。

与时下多媒体运用得让人眼花缭乱的舞台相比，俄罗斯导演格里高利·科兹洛夫打造的舞台依然朴实而传统。高高的黄褐色的土墙，错落的木栅栏，结实的木门、窗棂，中间之字形的木栈道，散发着稻草清香的床铺……尽管是“一景到底”，但土墙可以移动，营造出小屋、酒馆、教堂、军营等不同的场景。最让人惊叹的是，舞台上竟然出现了一条“顿河”，姑娘们在河边漂洗衣服、洗澡，村民们在河里钓鱼，小伙子藏在水里和心爱的女人捉迷藏，水花四溅……

“哥萨克啊哥萨克，顿河边的哥萨克……”当这段民歌响起，把所有人带到了那个顿河边上哥萨克草原的小村庄。

简约而隽永的舞美，在导演手中打造出了变幻莫测的场景。无论是集体收割还是战争场面，月下情人的幽会还是热闹的家庭生活，都在同一个舞台场景中展开。有一场戏令人印象深刻，即将嫁给格里高利·梅列霍夫的娜塔莉亚和女友们河边玩耍，沉浸在对爱情憧憬之中。五位裹着白单、戴着花环的姑娘围坐在她身侧，往她头上撒花瓣，唱着歌为她祝福，这时，整个舞台变成了河边上茂密的森林，梦幻般绿色笼罩在身披白衣的姑娘们身上，使她们如同林中仙女一般美丽。姑娘们抖开白单，为娜塔莉亚完成了婚纱换装。这一场戏美得如同油画，其中弥漫的诗意，令人心醉。

听不懂俄语，不大了解那段历史，字幕缺乏韵味，上海的观众其实是被演员的表演征服的。台上的几十位演员都是导演科兹洛夫的学生，有的还没有毕业。他们和肖洛霍夫笔下的人物有着100年的距离，唯一相同的地方，或许就是蓬勃的青春气息和掩不住的激情。他们在舞台上奔跑、跳跃，谈情、说爱，喝酒、打架，排着队跳舞，乘马车飞奔，甚至洗澡、生孩子……每一个动作都充满爆发力，肢体语言让人炫目。一群90后活脱脱变成了彪悍、硬核、充满野性的哥萨克草原骑兵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人物的语言忠实于原著，也带有

当地接近于乌克兰语的方言，对话中夹杂着粗俗的字眼，浓浓“土味”，也是民间语言的生动、风趣。

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个性鲜明。无论是主人公格里高利，还是阿克西妮娅，抑或其他哥萨克村的村民，都不是“高大完美”的形象，他们敢爱敢恨，热情奔放，却有着很多弱点，充满矛盾，甚至也有不加掩饰的恶。如序幕中格里高利的奶奶，一个土耳其女人，尽管即将临盆，还是被迷信的村民摔死了。这种对真实人性的描摹，也是《静静的顿河》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。而年轻的演员则让这些人物再次活在了21世纪当下的舞台上。

舞台上，假定性原则被科兹洛夫运用得炉火纯青，而细节的真实成为关键。舞台上不止一次有村民们在小酒馆的场面，他们唱歌、跳舞、闲聊八卦……有一个小细节，村民们在聊天时吃着瓜子。俄罗斯人也爱吃瓜子，别看他个子大，但吃的瓜子特别小。演员用手指尖小心地拈起小小的瓜子放入口中，细节极为真实。

在最后一幕，一切都因战争而遭到毁灭，鲜活的人儿一个一个死去，热闹的村庄变得死寂，和前两幕的田园风光形成了巨大的反差。当格里高利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舞台上，把枪扔到顿河里，高喊：“我的双手是用来劳动的，不是用来杀人的！”那种令人窒息的悲剧感，冲击着每个观众的心。

鲜明强烈的主体表现性，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摹，对人性的深刻揭示，构成了这部诗化现实主义的美学特征。

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，那就是这部戏在深度的挖掘上还显不够。肖洛霍夫140万字的原著分为四部，前后历时14年，反映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、俄国十月革命、前苏联国内战争背景下普通人的命运，因此被称为哥萨克人的史诗。“哥萨克的土地是哥萨克的马蹄踏出，光荣的土地上播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。”肖洛霍夫在卷首这句话的气魄，似乎没有被充分表现出来。

在此前的宣传中，《静静的顿河》也是一部“史诗级”话剧。不过，前两幕表现的基本上都是人物的感情纠葛、男欢女爱，历史背景也极少交代，一部宏大史诗剧变成了“言情剧”。如此“爱情至上”的处理虽然能吸引现代观众，但却缺少了思辨的色彩。对战争的反思、对人性的剖析，以及人物思想和心理的变化，如果在上半部有所铺垫，效果会更好。



扫一扫请关注“新民艺评”

看昆曲演员练功

◆ 戴平

今年8月，上海昆剧团联合浙江昆剧团和永嘉昆剧团在上海、杭州举行夏季练功集训一月。这是上昆“夏练三伏”的第十个年头。8月底，我有幸被邀请到杭州观看三地联动集训汇报，从住所走到剧场，已是一身大汗；再观看他们的练功成果2小时展示，又看出一身汗。

平时，我和这些熟悉的面孔，都是在舞台上见面的，演员形象光鲜，看戏是一种美的享受。昆曲的主流唱腔是水磨腔，像江南人的水磨糯米粉一样，细腻舒缓委婉，回味无穷。但这一回，看到他们舞台背后练功，才得知什么是戏曲演员的“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”，才知道什么叫练功吃苦，什么是挥汗如雨；什么是“大德成就大艺，大艺必有大德”；什么叫功是练出来的、技是训出来的、曲是拍出来的、人是苦出来的。

“高强度、高密度、快节奏”，这九个字是夏季集训的主旋律。从早上9时到下午5时，团长和演员练在一起、打在一起，滚爬在一起，汗水流在一起。每位演员每天都要做如下练习：1000个“打飞脚”，正圈5分钟、反圈5分钟的“圆场”，100个以上的“虎跳前扑”，10遍“打把子”，200个“翻身”，200个“踢腿”等。这几个数字里的流汗量，虽然具体不好估算，但寓意不言而喻。老艺术家王芝泉、张铭荣等亲临指导，中青年演员一个不落来练功，像一级演员罗晨雪这样著名的闺门旦，黎安、胡维露、倪徐浩、卫立等粉丝无数的小生演员也无一例外。

还要告诉大家的是，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走进练功房，做的第一件“好事”，就是把空调机关了。不开空调，特意让演员们找到当年在戏校练功的氛围。不开空调，是一种自我加压。翻飞舞动的长绸带、跳跃腾飞的筋斗、眼花缭乱的刀枪，其热和累，可想而知。但是，演员们说，热热热，热蒸练功房；练练练，练出过硬功。内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。天热何惧练，大汗一身爽。练

功不出汗，那还叫什么练功？练功不出汗，唱戏怎么唱得好？

文武双管齐下是这次集训的亮点。文戏演员要学马趟子，武戏演员也要吊嗓子。翻筋斗，矮子功，打把子，长绸舞，劈杆子，串翻身，一样都不含糊。把子、出手、荡子、旋子、翻船、九毛砸险……个个动作都到位。谷好好做完了鸽子翻身示范后，开始一个个矫正演员的动作：“手不要弯，手指伸开，像小鸽子一样美。”每个演员照着做，都过关了。她又叮嘱：“每天保持跑圆场一百圈、翻身两百个。”动作加起来一共三百个，谁也不敢少做一个。在《白蛇传》中演小青的林芝，排戏加练功，一个月里瘦了十五六斤。昆五班花脸演员阙鑫在永嘉县岩头镇演《钟馗嫁妹》，台下广场35摄氏度高温，台上聚光灯照射，阙鑫的官袍内穿一件3斤多重的棉袄，唱做翻舞30多分钟，还穿插喷火绝技。下场后，人像水中捞出来一般，从水衣到棉袄，甚至最外层的官衣，全都湿透，水衣成为名符其实的“水”衣，可以拧出大把水来。

文戏演员也要练武功，为的是拓宽艺术之路。黎安虽早已是国家一级演员，梅花奖和白玉兰奖的双料得主，功成名就，但他仍以归零心态，主动加入集训。出国演出回来，下了飞机，时差还没有倒过来，就赶到练功房。黎安说，昆曲演员虽有行当之分，但一个好演员必须文武兼备。自己平素演中生、冠生角色为主，但若演雉尾生，就需要武功基础。这次，43岁的黎安带领五个小生展示“把子功”——“快枪接五梅花”。五支梅花枪，接连飞过来，一一挡回去，节奏越来越快，令人目不暇接。结束时，人们发现：他的枪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打飞了。

戏曲界有句行话：“要想人前显贵，必先人后受罪”。我看了昆曲界三地联动的夏季集训汇报，为他们喝彩的同时，产生一个强烈的信念：新一代昆剧大师，将从这个练功场里诞生！



没有企图

◆ 吴林田

好的画、好的展览都是不该有企图的。这是我看了纽约近郊迪亚比肯基金会博物馆之后的感受。

从纽约中央火车站到比肯小镇大约是一个半小时的火车，沿途的景致淡然而无奇，直至进入依旧是厂房改建的这个美术馆。

沈忱在两年前多次竭力推荐这个极简主义美术馆，他说国内艺术圈去看的人凤毛麟角，有的就是去了来电的也没几个，他定居纽约25年，几乎每年要去四五次，每次去都是一次灵魂的洗礼。起初我是持怀疑态度的，我算国内艺术家中见多识广的，这世上哪有如此接近于神圣的艺术展览？进入美术馆后，便觉得沈兄所言非虚。本来计划看半天的展花了一天还是不愿离去。我向来对绘画性内蕴深厚的艺术抱有浓厚的兴趣和孤注的实践，对极简主义本来关注不多，兴趣也不是很大。比肯小镇之行，已然颠覆

了原本的认识。

迪亚比肯基金会建构在自我认知上的收藏体系蔚为壮观，28位艺术家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“去物质化”思潮的代表人物，他们的600多件作品在这座始建于1929年的工厂建筑里熠熠生辉。2003年美术馆改建开发以来，它已经让比肯小镇名闻遐迩，成为极简艺术和大地艺术的大本营。反观日韩的所谓“物派”艺术，在气局上是羸弱的。

影响深刻的作品如下：博伊斯的《多情的巴西》由毡装置，安迪沃霍108幅光影抽象，罗伯特艾文的《向立方致敬》，迈克尔海泽的几何大型土方工程，约翰张伯伦的挤压的汽车雕塑，以及影响广泛的布灵奇巴勒莫《时代的一天》系列作品。

希望国内多一些纯粹的不带任何杂念和企图的艺术，收藏家、美术馆、展览。没有企图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，没有企图的文艺才是荡涤灵魂的文艺。